

GEDE JINGXUANJI

歌 德 精 选 集



亲和力

[德]歌德 著 杨武能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GOETHE

GEDE JINGXUANJI

歌 德 精 选 集

亲和力

[德]歌德 著 杨武能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和力 / 杨武能译.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5.7

(歌德精选集)

ISBN 978-7-5545-1845-8

I. ①亲…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近代
IV. ①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9051号

书 名 歌德精选集——亲和力

译 者 杨武能

策 划 杨 才 孟保青 郝建国

责任编辑 王艳荣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18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1845-8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译者言

杨武能

“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1749—1832），是人类历史上名列前茅的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们只要心中还怀有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都必定会研究、翻译、出版和阅读歌德。

中国研究和译介歌德，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20 世纪初叶，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新文学的缔造者曾经许下宏愿，要将歌德的“一切名著杰作合盘翻译介绍过来”^①。可惜他们生不逢时：国家贫弱，社会动荡，更加战乱连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紧迫的任务是为大众争温饱，为民族保独立，有几个人能坐在平静的书斋里译介歌德呢！以致直到 20 世纪中叶，译成了汉语的歌德杰作仅只零零散散的几种，离“和盘介绍”相距甚远。

1980 年代的改革开放犹如一股春风，吹醒了我国沉睡多时的文学翻译园地。特别是 1999 年歌德诞生二百五十周年，更成为译介和出版这位德国大文豪百年不遇的大好契机，国内于是一下子涌现出三套《歌德文集》；其中由笔者与著名出版家刘硕良主编的一套，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工程浩大的“世界文豪书系”，荣获我国

① 参见拙作《歌德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91 年版，第 104～108 页。



出版界最高奖之一的“中国图书奖”。它从三套歌德文集中脱颖而出，不仅因为煌煌十四卷最具规模且装帧典雅、端庄、大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并非旧译的编纂、整合，而是专为出文集而精心选编，花大力气组织动员当时全国的歌德学者和翻译名家，齐心协力才得以成就，是一套全新的真正意义的歌德文集。毫不夸张地说，河北教育出版社这一巨献填补了百多年来中国译介歌德的空白，可谓前无古人，后待来者。

来者肯定会有。随着中国国力日增，新人辈出，新的《歌德文集》乃至《歌德全集》，过不几年定然会摆在读者面前，而且体量和气派无疑还将超过我们。在此只是瞩目新锐们下足功夫，做到精益求精，以便在获得广大读者接受、喜爱方面，也更上层楼，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预期目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歌德文集》早已“奇货可居”^①。眼前这套《歌德精选集》规模不足它一半，特点如题名所示端在一个“精”字。从歌德遗存下来的上百卷著作中，我们只选编了六卷既具代表性又富可读性的文学杰作。它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读者尤其是文艺爱好者阅读的需要，也是家庭藏书之必备。

除了内容的“精”，翻译则力求体现本人“译者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的理想。拙译《少年维特的烦恼》1981年出版后广受好评和欢迎，连年重印、再版，却碍于翻译版权当时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所以未能收进1999年版《歌德文集》。三十年来，它和笔者翻译的其他歌德作品不仅经受住了读者和市场的检验，而且为译者在国内外赢得了不少荣誉。特别是最珍贵的德国国家功勋奖章和国际歌德研究的最高奖项“歌德金质奖章”，能授予我这个中国人，主要的原因无疑都是我对歌德的成功译介。1999年版的

^① 拙编已入藏德国魏玛等地的歌德博物馆；国内坊间偶得一见，整套售价已高至数千元。



《歌德文集》系多位译者的集体劳作，译风难免有差异，水平难免有高低。眼前的《歌德精选集》无此遗憾，翻译全部出自我一人笔下。

说几句《歌德精选集》的编排顺序——

第一卷：诗歌，因为歌德自幼写诗一直到老，始终是也首先是一位诗人；

第二卷：《少年维特的烦恼》，它是青年歌德的成名之作，影响巨大而且深远。此外还收了些体裁相近的作品，以免这卷篇幅太单薄；

第三卷：被誉为“提高了的《维特》”的《亲和力》；

第四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它不只情节曲折，场面宏大，思想内容也更丰富、广阔，可称“提高了的《维特》与《亲和力》”；

第五卷：集歌德创作和思想之大成的诗剧《浮士德》；

第六卷：《歌德谈话录》全译本。它虽为艾克曼记录、整理，却不折不扣地是歌德晚年对自己一生全面而精彩的回顾、总结。

笔者半生研究、译介歌德，而今怀着感恩的心情，把所有翻译成果编辑成《歌德精选集》，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对自己的翻译生涯做个阶段性总结，并向专家同行和喜爱我的广大读者进行汇报。

2014 年金秋 10 月 德国北威州多特蒙德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14)
译余漫笔	
一部内涵深沉丰富的杰作	(236)
附 录	
《意大利游记》选	(250)

第一部

第一章

爱德华——我们这样称呼一位富有而正当盛年的男爵——为了把才得到的鲜嫩枝条嫁接到一株株幼树上去，在自己的苗圃里消磨了4月的一天午后的最美好时光。眼下他刚刚忙完，把用过的器械收捡进了工具箱里，正喜滋滋地在那儿察看自己的工作，这时园丁走了过来，欣赏主人亲手完成的劳绩。

“看见我妻子了吗？”爱德华问，已经准备离开的样子。

“在对面新辟的庭园里，”园丁回答，“她在府第对面岩壁前搭建的那间庐舍，今几个就竣工了；一切都挺美的，老爷您准喜欢。那儿风景太好啦：村子就在脚下；稍微靠右一点是教堂，你几乎可以从它的钟楼尖上望到远处；府第和一座座花园就在正对面。”

“一点不错，”爱德华应道，“从这儿往前走不几步，我已看见人们在工作。”

“还有，”园丁继续说，“右边的峡谷很开阔，越过茂密的树林你可以眺望明朗的远方。登上岩壁去的小径敷设得舒适极了。夫人精通这个，在她手下干活儿真是非常愉快。”

“你到她那儿去，”爱德华说，“请她等着我。告诉她，我希望



欣赏欣赏她的杰作。”

园丁匆匆走了，爱德华也立刻跟过去。

他走下一级级台阶，一边走一边观看身旁的花房和苗圃，一直走到溪边，然后跨过一道小桥，抵达通往新庭园的小路分为两条的那个所在。他撇下穿过墓地径直通到岩壁前的一条，走上了左边穿过小树林缓缓上升的更远的另一条。走到了两条路重新又汇合在一起的地方，他在那张放得恰到好处的长凳上小坐了片刻。随后，他才踏着真正是上山去的小径，攀登上各式各样的石阶和平台，循着狭窄的时而陡峻、时而平缓的道路，最后走到了那间庐舍跟前。

夏绿蒂在门前迎接自己的丈夫，让他坐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他透过门窗望出去，就可以把那一幅幅像是加了画框似的美景尽收眼底。爱德华非常高兴，希望即将到来的春天将使一切更加充满蓬勃的生机。

“我只想提醒你一点，”他补充说，“这间小屋在我看来似乎窄了些。”

“对于咱俩可够宽的啦，”夏绿蒂回答。

“那自然，”爱德华说，“再来第三个人大概也还有地方。”

“可不是吗？”夏绿蒂应着。“即使有第四个人也不成问题。人多了，咱们可以另外准备地方。”

“好，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没谁来打搅，心情宁静而愉快，”爱德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向你承认，好些日子以来我就怀着一个心事，觉得必须对你讲也渴望对你讲，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这我早看出来，”夏绿蒂回答。

“只不过我想坦白告诉你，”爱德华继续说，“要不是明天早上有信使来催我回信，我们必须在今天做出决定的话，我也许会沉默下去的。”

“到底是什么事呢？”夏绿蒂关切地问。



“事情关系着咱们的朋友，关系着那位上尉，”爱德华回答，“你了解他眼下的可悲处境；而他之堕入这样的处境，也如其他一些人一样并非由于自己有什么过错。要他这么个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想必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不想再避而不提我希望为他做的事：我希望，咱们能请他来工作一些日子。”

“这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喽，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夏绿蒂回答。

“我准备谈谈我的看法，”爱德华针锋相对地说，“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已暗暗流露出内心深藏着的烦闷；倒不是因为缺少什么必需的东西，他这个人知道节制，而我已让人为他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一切；也并非他对接受我的周济有什么过意不去，我们俩一生中相互欠的情太多了，简直算不清楚谁应该报答谁——他真正的苦恼在于无事可做。他唯一的乐趣，是的，甚至唯一的热情，就是每日每时地用他自己所学的那许许多多东西，去为他人谋利益。现在倒好，要他游手好闲，或者在那么多旧本领都无从施展的情况下再去学习新的——够了，亲爱的，这处境十分难受，而他又那么孤独，所以一定会感到两倍、三倍的痛苦。”

“可我想，”夏绿蒂说，“他从其他许多地方也会得到聘请。我本人就为他给好些有能耐的朋友写过信，而且据我所知，也不是没有效果。”

“完全正确，”爱德华回答，“但正是这各式各样的机会，正是这各式各样的提议带给了他新的苦恼，新的不安。没有一处的情况是适合他的。人家不是要他去工作，而是要他去牺牲，牺牲他的时间、他的种种思想以及他立身行事的方式；而这，在他却不可能办到。我越是考虑，越是体察这个情况，想要在咱们家里见到他的愿望就越迫切。”

“你如此关心自己的朋友，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这在你是太好



了，实在令人钦佩，”夏绿蒂接过话头说，“可是，请允许我要求你也替自己想想，也替咱们想想。”

“我已经想过了，”爱德华应道，“他在身边只会带给我们好处和愉快。至于他来我们家的花费，对于我无论如何都将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也不想谈它，特别是我还考虑到，他在这儿绝不会引起我们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便，他可以住在府第的右厢房里，其他一切都是现成的。这样就帮了他的大忙，而与他接近又会使我们获得许多乐趣，是的，甚至许多好处啊！我早已希望丈量一下田产和领地，这件事便可以由他去办理和主持。在目前的佃户们的租佃期满了以后，你还有意将来自行管理田产。可这件事情是多么伤脑筋啊！而他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许多必备的知识吗！放走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太可惜了。乡下人虽然也有地道的知识，但讲起话来杂乱无章，而且还不诚实。从城里和学府里来的那些读书人倒是头脑清楚而有条理，却缺乏对事情的直接了解。咱们的朋友则兼备二者之长，由此将产生上百种其他我乐于想象、与你的打算也有关系的情况；我预见到，它们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好处。喏，谢谢你友好地听我讲完了自己的话；现在请你也无所拘束地谈一谈，把你的想法全部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保证不打断你。”

“很好，”夏绿蒂回答，“这样，我就想先谈点一般的看法。你们男人们考虑的多半是个别的事情，眼前的事情，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你们生来就是为了行动，进行实干的。相反，我们女人则更多的注意生活中的联系，这同样有道理，因为我们的命运和我们家庭的命运都与此相联系，都紧密相关；生活所要求于我们的，也正好是注意这个联系。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眼前的生活以及过去的生活；这样你就会承认，请上尉来家里对于我们的打算、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安排，都是不大合适的。

“我多么乐于回忆我们最初的关系啊！你我当时年纪轻轻，倾心相爱；后来我俩被分开了，你是因为你父亲贪得无厌，硬让你娶

个有钱的妇人，我却由于没有任何特别的指望，不得已答应了一位自己虽不爱、却敬重的富有男子的求婚。后来我们又自由了，你早一点，因为你那老太婆给你留下一笔遗产自己去了；我迟一些，也就是当你出外周游归来的时候。这样，我俩又得重逢。我们常常喜欢回忆过去，我们珍爱自己对过去的回忆，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生活在一起。你催着要我和你结合，我没有马上同意；要知道咱俩年龄差不多，我作为一个女人大概已经快老了，你作为男子则不然。可临了儿我也不愿令你失望，给了你似乎被你视作自己唯一幸福的东西。你长期在宫廷里、在军中、在旅途上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现在希望到我身边来彻底休息休息，静静地作一些思考，享受享受人生；但也只是单独和我在一起。我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送进了寄宿学校，她在那儿自然会受到比住在乡下更全面的教育。而且不只是她，还有我亲爱的侄女奥蒂莉，我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本来在我的指导下，她是很可能成长为一个管家的好帮手的。做这一切都得到了你的同意，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俩能单独生活在一起，能享受咱们早年真诚渴望、现在终于获得的幸福，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因此我们才住到乡下来。我承担家里的事，你承担外边的和关系全局的事。我已下了决心，在一切方面都将就你，仅仅为了你一个人而活着；让咱们至少尝试一段时间，看咱们这样子在一起能坚持多久吧。”

“既然你说注意联系乃是你们女人的天性，”爱德华答道，“那我就不应该听你一个劲儿讲下去，或者横一横心说你是对的，尽管在今天以前你所讲的话不错。迄今我们为我俩的生活所做的安排，的的确确非常好；可难道因此就不应增加任何东西吗？不应再有任何发展吗？我在苗圃中做的一切，你在庭园中做的一切，难道只供两个隐士享受吗？”

“问得好！”夏绿蒂回答，“很好！只不过不应该让任何有妨碍的陌生东西掺和进来！你得考虑，我们的种种打算，包括与娱乐消



遭有关的在内，在一定程度上统统都只是着眼于我们双方的共同生活。你曾经想首先把自己的旅行日记依次念给我听，借此机会清理一些有关的文书，并且在我的参与和协助下，将这些极为珍贵、但却凌乱不堪的册页汇编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对于我俩和其他人都有意思的完整的文献。我也答应过帮你誊写。我们设想好了，我们将舒舒服服地借助着回忆，一道去周游那个我们未能一同见到的世界。是的，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到了晚上，你又吹起你的长笛伴着我弹钢琴；再说，我们也不缺少与邻人之间的相互访问。所有这一切，至少对于我是构成了我一生中第一个曾经渴望享受的真正欢乐的夏天。”

“瞧你讲得多么动人，多么聪明，”爱德华摸一摸额头说，“可听着你的话，我总想到有上尉在旁边一点不碍事，甚至反倒会使一切进行得更迅速，获得新的活力。他也参加过我的一部分游历，也以不同的方式做过某些记载，我们若能共同利用这些笔记，那才会整理出一部漂亮而完整的东西来啊。”

“既然如此，就让我坦白告诉你，”夏绿蒂已有几分不耐烦，说道，“你这个打算和我的感情相抵触；预感告诉我，它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好处。”

“这么一讲你们女人就真叫人奈何不得了呵，”爱德华说，“首先是聪明，叫人无法辩驳；然后是殷勤，叫人乐于从命；然后是多情善感，叫人不忍伤你的心；最后是充满预感，叫人战战兢兢。”

“可我并不迷信，”夏绿蒂道，“也不把这些隐隐约约的感触当一回事儿，如果它们只是些预感的话。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却是一些无意间产生的回忆；我们回忆起了在自己或别人的行事中所经历过的某些幸与不幸的后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什么比第三者插足更可虑的了。我见过一些朋友、姊妹、恋人、夫妻，他们的关系往往由于另外一个人偶然或有意的介入而一反往常，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这诚然可能，”爱德华反驳说，“但只发生在那班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的人们中间；在富有经验而理智清醒的人们则不可能，他们更加自觉。”

“所谓自觉，亲爱的，”夏绿蒂应道，“它并非是足够有效的武器，是的，对于使用这武器的人来说，它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而从上面讲的这一切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再给我几天时间考虑吧，别现在就作决定！”

“照这个情况，”爱德华回答，“咱们再过多少天也仍旧是操之过急。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咱俩都相互摆出来了，目前的问题就在于作决定；依我看，真正最好的办法就是抓阄儿。”

“我了解，”夏绿蒂说，“你碰上疑难问题总喜欢打赌或者掷骰子；可对于眼下这件如此严肃的事，我认为那样做是罪过。”

“可是，叫我怎么给上尉写信呢？”爱德华高声说，“我得马上坐下来复信了。”

“你就冷静而理智地写一封安慰他的信吧。”

“这还不等于压根儿没写。”爱德华回答。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却是必要的友好表示，”夏绿蒂道，“即使内容泛泛，也比不写要好。”



第二章

爱德华独自待在房间里。适才从夏绿蒂口里听到的那些话，她对于他的遭遇的回忆，她对于他俩目前的处境和打算的生动描述，的确使他那敏感的心觉得欣慰。在她身边，与她在一起，他感到自己非常幸福，因此也真的构思好了一封给上尉的信，一封既亲切又充满同情心，但却冷静和没有任何意义的信。然而，当他走到写字台旁，拿起他朋友的信来准备再读一遍的时候，他眼前马上又出现了那位杰出的男子的可悲景况。这些天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种种感情重新苏醒了，他说什么也不能置自己的朋友于如此可怕的境地而不顾。

爱德华是不习惯于违背自己的意愿的。作为一对有钱的夫妻的独生子，他从小就娇生惯养。后来父母亲说服他成就了与一位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稀罕但极有利的婚事，他的妻子也千方百计地宠着他，企图以最大的慷慨来报答他对她的好处。不久妻子死了，他又成了个自由自在的人，在旅途中无所拘束，过惯了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生活，虽说并没有想入非非，却希望得到很多很多。他心胸开阔，乐于助人，机敏能干，甚至必要时也勇敢无畏——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违抗他的意愿呢！

到目前为止，他万事如意；以他那一往情深的、甚至是富于浪漫精神的忠诚，他也终于达到占有夏绿蒂的目的。可是现在，他感觉自己第一次遭到了反抗，遇到了阻碍，而且偏偏在他想把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接到身边来的时候，在他想使自己的整个存在变得完满充实的时候。他烦躁、困扰，几次抓起笔来又放了下去，拿不定主意该写些什么。他既不愿违背自己妻子的意志，又无法满足她的

要求。他的内心是如此不平静，却要他来写封冷静的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最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设法拖一拖。他用三言两语请求朋友原谅，原谅他近些日子没有给他写信，原谅他今天仍然不能写得很详细，答应很快再写一封更有意义的能使他安心的信给他。

第二天，夏绿蒂利用又去昨天那地方散步的机会，重新提起了是否请上尉来家的问题。她也许坚信，要打消一个念头，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把它反复讲透。

爱德华呢，却巴不得重提此事。以其惯有的作风，他的话讲得亲切委婉，因为他尽管敏感而易激动，想达到目的之心异常迫切，脾气也固执急躁，但是为了完全不伤害对方的感情，他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措辞大大的缓和了，使人仍然不能不觉得他是殷勤可爱的，虽然很难对付。

那天早上，爱德华就这么先使夏绿蒂变得兴高采烈，然后再巧妙地把手题一转，使她完全不知所措，临了只能喊道：

“我明白啦，你这是要我把拒绝给丈夫的东西，答应给予一位情人。”

“亲爱的，”她继续说，“你至少看见了，你的愿望，以及你表达自己这些愿望的殷勤而热烈的方式，它们并非没有打动我，我并非无动于衷。它们逼着我向你承认：我至今也向你隐瞒着点什么。也就是说，我有着与你相似的处境，并已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正如我现在要求你克制自己那样。”

“这我倒很愿意听听，”爱德华说。“我发现，夫妻之间有必要经常争论争论。这样可以相互了解。”

“现在就让你了解好啦，”夏绿蒂说，“我和奥蒂莉的情况，就跟你和上尉的情况一个样。我极不乐意让这可爱的孩子待在寄宿学校里，那儿的环境令她感到压抑。如果说我的女儿露娴妮生来就是为了走向世界，因此也为了世界而在那儿接受教育；如果说她学起



语言、历史以及其他各门功课来也轻松愉快，就像她弹奏钢琴练习曲和变奏曲那样；如果说她生性活泼，记忆力绝佳，可以很快忘记一切，也可以在转瞬间把一切都重新回忆起来；如果说她仪态端庄、舞姿优雅、谈吐大方、事事出众，在小伙伴中是一位天生的女王，被寄宿学校的女校长奉若神明，在她的调教下才得到茁壮成长，为她增加了光彩，博得了世人的信赖，因而使其他女孩子纷纷来入学；如果说校长的头几封信以及每月的情况简报已充满对这个杰出的姑娘的颂歌——我自然知道将这些颂歌译成自己的散文——那么，奥蒂莉的情形刚好相反，校长提到她时永远只是抱歉了再抱歉。这个本来出落得不错的孩子不知怎的就是不开窍，毫无任何天赋和才能的表现。除此而外，校长所补充的为数不多的情况对我同样不是一个谜；因为在这个可爱的女孩子身上，我发现了她的母亲——我最亲密的女友的全部个性。我的女友是在我身边长大的，她的女儿要是由我来培养管教，我一定会把她教育成一个出色的女子。

“可是呢，这与咱们的计划有抵触。再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也不应追求太多，老是找一些新的麻烦，所以我就宁可承受或者说努力克服内心的苦闷。我特别苦恼的是，我的女儿深知可怜的奥蒂莉完全寄人篱下，对她于是放肆地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把咱们做的好事儿几乎完全破坏了。

“然而谁又那么有修养，不会偶尔也以残忍的方式对别人显示一下自己地位的优越呢！谁又那么清高，在这样的压力下也不偶尔感到痛苦呢？通过这些考验，奥蒂莉的价值更其增加了。可是，自从看清楚她那尴尬的处境，我就努力设法把她安顿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我随时可能得到回音，到那时决不会犹豫的。我的情况就如此，亲爱的。你瞧，咱们两人都有着一颗为朋友着想的忠诚的心，心中都怀着同样的隐忧。那就让咱俩来共同承受它们吧，因为它们相互并不矛盾！”